

連山文庫



(第十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连山壮族瑶族自治县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编

连山文史资料

第十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连山壮族瑶族自治县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1995·12

目 录

异人传闻

 异人异术周有和 唐泽严 (1)

 大力士邓惟怀 唐泽严 (6)

 乞丐王陈大几 唐泽严 (12)

 神医祖孙 胡佐才 (16)

维新善堂及其主人轶闻 唐泽严 (19)

撕人心肺的《地狱歌声》 唐泽严 (26)

上帅种过罌粟 陈承龙 (28)

江济村黄先恺曾成功种植荔枝 ... 韦朝养 (29)

解放初期的供给制 彭锐等 (30)

回忆石古平暴 罗 从 (33)

连山第一批北江公学学员 黄兆天 (37)

50年代一起压制民主压制批评事件始末……
……………黄洪威（39）

记妇女代表唐开月一件事……………彭维芳（47）

《连山报》与省下放干部……………钟伯扬（50）

连山军事史料两则……………陈 泗（54）

 金鸡山防空哨

 军工“一〇三”

两次接待外宾追忆……………陈先钦（61）

 接待美国驻广州领事馆官员

 接待日本学者竹村卓二

连山农村工作拾零……………钟伯杨（67）

蒙炳光、蒙跃生连山寻根问祖记……………

……………莫自省（82）

文阁坪话旧……………邓荣著（85）

忆上帅平雅洲最后一次打醮……陈承龙（91）

莲塘村的业余戏剧活动……彭厚淳（95）

太保街群众文艺活动二三事……李泽荣（101）

异 人 传 闻

编者按：

连山历代有不少异人传闻，按常理许多事情似不足信，但又是历代众人口耳相传，有的还是当代人亲眼所睹，亲耳所闻。究竟是超自然现象还是特异功能抑或是魔术，尚属不解之谜，本辑所发表的传闻，旨在保存史料，供研究考证。

异人异术周有和

唐泽严

周有和，（1885—1972年）上草庙岗村人，终年87岁，生前曾向笔者自述：18岁开始学医、学道、学武术，先后跟过三个师傅，走了16年江湖。他，经16年闯荡江湖跟师艰苦学习，不仅学就身手不凡的武术，远近闻名的跌打刀伤、续筋驳骨等外科医术，还学就了一身令人咋舌的隔山止血，无药止痛，避汤火、慑烈犬的道教绝技。他走完江

湖回家后，家庭生计除从事耕田为主的农业生产外，还开了一个铸铁作坊，铸犁头、锅头、以及行医收入维持，过着忙碌而浪漫的生活。

他铸造的犁头质量上乘，经常供不应求。

1944年的一天，他的一个家住白羊姓甘的同年，因在圩上买不到他的犁头，周约他到家里买，那天大清早甘就到了庙岗周家，周一边叫老伴煮饭招待，一边招呼同年坐在炉旁看他铸犁头，当铁水熔熔倒成几个犁头之后，周将最后一瓢铁水冷不防从甘某的头顶上突然倒下，甘惊得呆若木鸡，结果只是一场虚惊，不仅皮肤衣服没有烧着，竟连毫毛都没有伤损一根。原来他这手避汤火的绝技，已经多年没有耍弄过了，见是知己的同年来了乘机耍露一下，以显示技能，提高自身的知名度。至于其中的奥秘，实在令人费解。

1957年秋，周有和同家住湘洞村会道教茅山法的瑶胞赵仁作交流绝技的比法表演，一是比止田朗（缺）水，二人来到哗哗流水的田朗（缺）边，念动咒语后大喝一声，田朗（缺）水立即断流，长达一小时之久；二是比砍、驳大笋竹，

将五米多高的大笋竹，飞身一刀把笋尾砍下来，当即涂上草药又飞身把笋尾接回原位，驳接后，竹笋照常长高生枝出叶。二人比试结果技能不相上下，令在场目击者无不叹为观止。

“大跃进”的1958年，全民大炼钢铁，当时永和公社的炼铁基地建在上草湘洞村附近，因周有和有一定的炼铁技术基础，公社请他当师傅，他到炼铁兵团后，日夜同民工们同吃同住，指导投料、掌炉和检查质量，令人惊奇而不得其解的是：周每次检查铁水质量时不用任何金属工具，而是衣袖一挽赤手插入煮铁炉内摸来摸去，把未熔化的矿渣一把一把地抓出来，用手搅抓几百度高温的铁水宛若伸手摸清水缸一样轻松，一个一个小高炉摸完，然后对掌炉们说：火力不够，还有很多矿石未熔，还要加温。人们见到这一令人毛骨悚然的镜头，无不惊得目瞪口呆，背流冷汗，如不是数以百计的民工身临目睹这一绝技，谁都会说这是荒诞无稽之谈。

“炼铁兵团”驻扎在湘洞村，当时村民们大多数都饲养有家犬，其中有几只躯体庞大的

雄犬非常凶恶，陌生人白天进村吠得令你胆战心惊，若是夜晚出入更是令你寸步难移，周有和有疴夜尿的习惯，每晚半夜都得起床上厕所，第一晚起床上厕所就被群犬进攻得进退不得，当班的民工见了都为他着急，正在危急之际，但见他口中念念有词，抬起左脚猛力顿地，群犬顿时变得鸦雀无声，一只只低头挟尾跑回主人家里，通夜不敢出来。经这一顿脚之后，湘洞村的狗不管白天黑夜见到他来再不敢吠一声就逃之夭夭。此技使见者闻者都莫名其妙，无不啧啧称奇。

隔山止血，无药止痛法，是周有和医治跌打刀伤和奇难杂症的必用绝技。笔者曾目睹其止血、止痛三例：

一少年上山砍柴，不慎一刀把左手的食指和中指两个指头砍断，只剩少许皮肉挂住，血流如注，患者痛得唇青脸白，冷汗淋身，其家属即跑到周家求医，周有和问知病情后当即暗念几句咒语，对其亲属说：现是10点半钟，血已止住了，吃了午饭你随我上山挖药然后回去包扎，保你没事。家属知患者伤势严重，对周的

话半信半疑，心急如焚，不愿逗留，但拗不过他的热情挽留只好吃了午饭才带药赶回来，入门一看，患者神态自若，果然是10点半钟不出血了，连敷三包草药，两指续好，伤口痊愈。

一患者跌断手，求医于周，周有和看了伤势后说肢骨已断，需要捣成碎粉后敷药驳续，问患者怕不怕？患者无奈硬说不怕。周拿一只碗到水缸里舀一碗水，口中念动咒语然后口含碗中水向伤处连吹三口，将伤手放在石板上用铁锤连锤三锤，锤得手骨粉碎，再用手捏匀碎骨，敷上草药，以杉皮包扎，几付药后手骨痊愈，皮肉如故。患者从锤骨到包扎，只感到有点麻木而已，并无痛楚。

一患者背部生一毒疮，因内肿向内胸，背面看不出红肿迹象，送医院检查，但当时医院设备简陋检不出病因，患者痛苦难堪，几天不进水米，奄奄一息，生命垂危，求救于周，周有和临床检查后说：是生背痈，肿向内腹，已化脓腐烂，需做破背手术治疗，家属无奈同意就地手术，周有和同上一例一样装一碗清水念咒后连吹几口，没有任何麻醉药物将手术刀从背上

插入，用力一压肉皮顿时臭脓直冒，足足装满一大碗，然后敷上草药。整个手术不到半个小时，手术后不到一小时奇迹出现了，患者开始张口讲话，并要吃东西，一个星期就痊愈了。

异人周有和已谢世多年了，可惜这套闻之神乎其神，见之真又真的济世绝技大都失传了。

大力士 邓 惟 怀

唐泽严

清代乾隆年间，永和镇乾隆里有个气力惊人的大力士，姓邓名惟怀，是开创乾隆里的始祖邓沉公的次子。因力大出了名，后来乡里人都不叫他的真名实姓，而统称他为大力士。

大力士幼年父母双亡，缺乏家教，更没有上过学，因而养成孤僻、粗野的性格和好食懒做的恶习；家贫如洗，过着饥一餐饱一餐、东一天西一夜的游荡生活。到十七八岁时已长得身高七尺，膀阔腰粗，力气过人，肩负千斤竟行走自如。可是笨手笨脚，精细工不会做，只能做些担担抬抬的苦力工，进食量又很大，一

餐能吃下三斤米、五斤肉、十斤酒，往往做一天工的工钱不够一天饱吃，只好经常串州过县东游西荡过日子。一日他游荡到连州，连州知府早已听说这个大力士力大无穷，又无职业，意欲招他做门卫，然后看他的文才、武艺程度再酌情擢用。当日即派差役请他到府衙相见，知府一看果然是个名不虚传的大力士，生得牛高马大，体魄魁梧；可是一问他的文才，武艺所长，却是一个斗大字不识一个，十八般武艺无一所知的人。知府心中一想：他不识字是因为不读过书，不懂武艺是没有习过武，凭他这么好的体格和气力条件，把他留下来教他学文习武，或许也能成大器。于是吩咐厨房煮一尾五斤重的大鲤鱼招待他，规定这尾鱼不准切碎，要完整一条煮熟，知府要亲自看他如何吃法。一条清蒸大鲤鱼煮好摆在桌上，此时大力士的肚子也确实饿了，他毫不客气，用筷子掙开鱼肚挟一大块鱼腩大口大口的吃起来，不消片刻功夫把这条大鱼吃得干干净净。知府见了，唔！长叹一声，然后一字一板地说：可惜！可惜！只检死肉吃，有力不用使，只是一

身死力。原来这个知府大人是用唯心的观点，通过吃鱼的动作去试探、判断大力士的命运前途，认为鱼腩是块死肉，鱼头、鱼尾才是有活力的生肉，而大力士第一箸挟鱼腩吃，说明他的气力也就是无活力的死力，无培养前途，因而长叹。知府看到大力士这般情景，无意留府使用，就将他介绍给南门头的码头老板做装卸搬运工。当时连州码头运进的大量物资是食盐，每包净重200斤司码秤，盐包从船上卸下再搬入仓库，其他搬运工都是二人抬一包，而大力士则个人每趟背两包，老板见他一个人能顶四人的劳动，非常满意，每天给他双倍的工钱，大力士劳动一天能拿到二人的工钱基本上能维持个人的衣食开支，暗自庆幸找到了适合自身的职业，也很乐意去做。

一天，码头老板到现场看他背盐包，半开玩笑地问他，你一趟可背两包盐入仓库，能不能一担担两包盐回连山？大力士毫不含糊地答，不只两包，如果老板你愿意送给我四包盐的话，我敢一天担回连山永和去。老板暗想：四包盐是800斤重，从连州到连山永和120

多华里路之遥啊 纵使你有800斤的肩力也未必有这样好的脚力，送给你谅也担不回去。于是决意跟他打赌，便说：我给你四包盐，你一天担不回连山又怎么办？大力士答：如果我一天担不回连山，盐给回你，再给你做一年搬运工，每日只吃你三餐饭，不要你一分钱。老板听了心中暗算，觉得这样赌法我必胜无疑，当即表示同意，并定明天行赌，第二天清早，大力士吃完早饭，备了一对大麻绳，到处找不到能承负800斤的担杆，最后找到州府衙门去，征得知府同意，将州府大门的闸门閤做担杆，然后到码头仓库捆扎好四包盐的担子，码头老板派了一名亲信跟随大力士，看他是否能把四包盐一天担到连山永和去。大力士挑着重担竟健步如飞，从连州到鹿鸣关近40华里的路程，不但中途不小休，而且800斤担在他的肩膊上都不换一次，仅用三个小时就到了。跟随监督打赌的那个老板亲信追得上气不接下气，汗流浹背；更令他目瞪口呆的是，当行到鹿鸣关脚下那条万水圳时，要过圳面那条两米多长的小木桥，大力士怕小木桥承受不

了这个重量，不敢行桥，从这边圳基到那边圳基只飞身一跳就跨过去了。到了鹿鸣关便对大力士说：我不送了，看来我的老板输定了，我回去禀告老板，你走吧！这场金钱与力气的打赌，老板以一句玩笑弄假成真，输掉了800斤盐；大力士以惊人的气力赢得了财物，赢得了声誉，三百多年来在连州、连山一带人们传为佳话。

大力士赢得四包盐，〈据说当时市场的盐米比价是三至五斤米换一斤盐〉有了一笔可观的收入，将够一年的食用，便安心在家不再游荡了。既有饭吃了又该做些什么呢？精细工又做不了，只能做粗笨工，一天到黎氏邓妣的祖坟闲玩，发现祖坟的后山上是一块较平坦的坡地，只是有一串珠状的九个土丘，心想如果把九个土丘搬开，再开圳引水来，岂不是一片很好的稻田吗？开成这片田，一年无100担也有几十担谷的收入，那还怕无饭吃？主意已定，便找工具搬山开田。开头两天用一般的竹笏粪箕装泥，可是粪箕太小装泥不多，挑一趟要用十担粪箕，装卸不方便，不仅工效低而

且粪箕易坏花钱多。第三天，他干脆找来两个禾桶，捆上大麻绳，一担两桶，结果不到两个月的功夫，把九座土丘搬开了，造成了一块长形鲤鱼状的大田，〈这块田的小土名现在仍叫鲤鱼田〉接着在大田的前后右左继续开辟小田，总共开造了近20亩田，把整个祖坟后山挖得面目全非。三百年来，大力士用禾桶担泥造农田被传为佳话，时至现在当人们耕种这片田时还喋喋不休地讲着大力士造田的故事呢。

世事总是好事坏事并存或者交替出现的，正当大力士专心致志搬山开田时，不知何因邓氏外出做官的人接二连三的被贬、被罢，纷纷回乡，当科应考的学子也一个个名落孙山，全族父老都大为震惊。他们说：黎氏邓妣〈即邓姓的始祖妣〉的墓地是挂风水宝地，葬前，风水先生断言：这坟地是丁财贵俱全的风水宝地，葬后能发迹到三升谷头米〈磨后筛出的半谷半米〉数量的官，三斗芝麻数量的子孙。而今大力士正是在这块穴地的龙脉上劈山开田，更致命的是开那块鲤鱼田把九颗龙珠〈即九座土丘〉搬掉了；在搬山造田过程中，

邓姓的父老们曾多次到现场规劝、制止大力士、但全然无效，因他生性粗野，大力无穷，发起威来一百几十人都奈何不了，只好任他开完为止。现在田开好了，做官的被罢了官，读书的入不了学，父老们都认为是大力士破坏祖坟风水所致。因而这个大力士在全族父老的心目中成了十恶不赦的罪孽，便想方设法除掉他，想用金钱雇人暗杀又找不到能对付他的强人，最后族长们决定利用清明日祭扫黎氏邓妣祖坟那天的机会，当众说他开田有功，今天要向他祝贺，组织一班人轮流殷勤敬酒，把他灌得醉成烂泥，再在祖坟旁边挖个深坑，将他推落深坑后用大禾桶压住，然后填泥，活生生把他埋掉。一个大名顶顶的大力士邓惟怀就这样冤死了。

乞丐王陈大几

唐泽严

陈大几是桂花石坪村人，生于民初，歿于1976年，人们之称他为乞丐王，（连山话叫苟化